

# 重现之时

张小波 / 著

CHONGXIANZHISHI

这只是作家之间的秘密——他被偷偷地公认……



新世界出版社

# 重现之时

张小波 / 著  
CHONGXIANZHISHI

WBA 7/2/0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现之时 / 张小波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2.6

ISBN 7 - 80005 - 784 - 4

I. 重…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094 号

## 重现之时

---

作 者 / 张小波

责任编辑 / 杨 彬 吕 晖

封面设计 / 耀午书装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电 话 / (010)68996307(总编室)

(010)68995967(发行部)

传 真 / (010)68326679

网 址 /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http://www.nwp.com.cn>

电子邮件 / [public@nwp.com.cn](mailto:public@nwp.com.cn) [nwpcn@public.bta.net.cn](mailto:nwpcn@public.bta.net.cn)

印 刷 / 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32 880 × 1230 字数 / 240 千字 印张 / 10.125

版 次 /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005 - 784 - 4 / I·127

定 价 / 20.00 元

---

未经出版者许可, 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所涉及的这两项活动实质上是同一的。但无可避讳，这是我平生所爱：挚爱乳房与杀婴……

——《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

监狱医院由一幢五层银灰色大楼和一排简易平房组成。在大楼和平房之间有一块小型花圃，不过眼下时节也没有什么花好开放的……

——《法院》

关于教皇伊诺森三世，我想我不会知道得更多了。我是从一本地摊小说里读到以上文字的。我哈哈大笑，我实在不知道这段教皇语录与那些脱裤子情节有何相干……

——《煞有介事》

狱政大楼二楼西部的马蹄形办公室里，范典狱长正挥舞双拳训斥他的部下——一个脸涨得通红、垂手站在写字桌前的卷发小伙子。事情起因尚不清楚。只见这位头儿把地板跺得呼呼响，嘴里“大粪、狗屁”地咒骂着……

——《检察大员》

X医生在甜爱大街联合公寓他自己的寓所里受到了秘密传唤。他先是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他肯定从未听到过——不，准确地说应是这样——他从未听到过，但他对这声音并不陌生，好像期待了太久的一桩事件终于发生了似的……

——《重现之时》



- 1 检察大员
- 41 法院
- 123 重现之时
- 213 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
- 243 煞有介事

# 附:

- 295 正义的迷津  
朱大可
- 299 存在的极致和边界  
沈浩波
- 304 “关于河,我们能说些什么?”  
葛红兵
- 308 没有复述的活动是无从着落的……  
杨 黎
- 312 鸡零狗碎张小波  
宋 强



# 检察大员

jiancha  
dayuan

JIANGXIANZHISHI





狱政大楼二楼西部的马蹄形办公室里，范典狱长正挥舞双拳训斥他的部下——一个脸涨得通红、垂手站在写字桌前的卷发小伙子。事情起因尚不清楚。只见这位头儿把地板跺得呼呼响，嘴里“大粪、狗屁”地咒骂着；更可怕的是，他还威胁要把眼前这位倒楣蛋的耳朵割掉：“……拿出去喂狗吧，事实上你用不着它们——对不对？别以为我总是说说而已。喀嚓、喀嚓，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典狱长秘书在另一张写字桌上若无其事地作记录。这个穿黑色制服的姑娘据传有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的白俄血统，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身体前俯，两只乳房便很自然地搁在桌沿上。当她的上司在模拟割耳的喀嚓声时，她以一种剧烈疼痛的表情猛地向后一仰，把眼睛朝上翻去，嘴张成一个大洞。几秒钟后，又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再次扑到桌面上飞快写了起来。突然，她被一股外力狠狠推了一下，差点掉下椅子——原来典狱长已经踱到她身边了：“难道我放一个屁你也要记录在案么？何小姐，喀嚓、喀嚓——连这种字眼你也不会放过。我是怎么教诲你的——要点、总体、精神……你是不是一台仪器？气死我啦。”他可真被气炸了，飞快地解开腰间的皮带，用足劲儿朝自己的右腿抽了一记。这一击的份量可能超出了他自己所料，那条腿不自由主地跪了下来；同时，他的额前已经冒出了好几滴汗珠。“哎哟，”典狱长一只手撑在地上呻吟开了。两位刚刚被骂得晕晕素素的部下慌忙从静止状态中跳

将起来，一步就跃到了上司跟前。何秘书蹲下去帮他揉腿，小伙子则扯住他的胳膊想使其重新站立起来。典狱长一时不肯配合，并且还呜呜哭了起来——边哭边用手往墙上一指，那上面挂着一幅头发稀疏道貌岸然之老者的照片：“部长在看着我哪，看这个无用的家伙连几个下属都驾驭不好，更别提整个狱政系统了。部座您那样栽培下官，我不该呜呜……”哭声更响了，把小伙子弄得手足无措，他提着长官的胳膊拉不是放不是。何小姐还活络些，也许她颇掌握典狱长的性情哩。只听她喔喔地哄劝着，从自己的裤袋里头抽出一块绣花手帕去擦上司的眼泪：“我们不哭了好不好，我们坚强些好不好，喔？我们站起来，瞧你把裤子都弄脏了。”小伙子连忙附合：

“不哭了不哭了，裤子弄脏了可不好……”正劝说的当儿，桌上的电话机骤然响了起来。三个人都被铃声扎了一下，僵硬了几秒钟。随后，典狱长咳嗽了一下，用手推着何秘书：“你去接。”姑娘应声而起。此时，典狱长还坐在地上，鼻孔里咻咻地喘息。

这个电话有点冗长。秘书小姐开始时语气还有点撒娇的成份：“谁嘛？我们正开会哩……”渐渐地，她脸上严肃起来，声音有些不稳定，嘴唇更男人化了，不停地对话筒说：“好的，是，一定。”而且还抽出手来拿笔在台历的空白处哗哗记录。这下子典狱长在地上呆不住了。他先是侧耳听，接着冷不丁把胳膊从小伙子手中抽了回来，几乎尚未站直就跨到了秘书旁边，把自己的耳朵凑到姑娘面颊上，想知道这个电话是何方神圣打来的，什么鸟事会令秘书小姐如此紧张。但是，他什么都无法听见。这可把他急得抓耳挠腮，于是用手势比划着要姑娘把话筒递给自己——他的手被秘书温柔地按住了。这个可恶的小混蛋还对着电话大撒其谎：“范长官去洗手间了，他肚子不好。是，我马上转告。多谢，再见。”当她的上司准备再一次咆哮时，电话已经搁上了。姑娘敏捷急促地转过身来，把典狱长的双手一齐抓住，喘着气道：“是我们这条线上的人，有紧

急情报……”立在另一边观察的那位小伙子马上颠了过来，想尽快分享这个秘密。典狱长顾不上呵斥了，只是让手摆脱秘书的掌握，反过来攥住了她：“快说，快说，是不是有关职务的变动？”他恨不得身上所有器官都变成耳朵，以便一丝不漏地攫取即将发布的情报。姑娘适时地扬了一下头，让上司注意自己白皙柔嫩的脖子，用从来没有过的声音说：“我们要抓紧准备。”“准备什么？”她面前的两个齐声问。“一切。”她毫不犹豫地道，“从狱政资料到监舍内务卫生，百分考核制度的实施与兑现，犯人减刑与假释的百分比，狱内重新犯罪率，甚至包括伙食的营养搭配、劳动强度、休息保障……总之，应该马上召开会议，否则——”秘书瞪圆眼睛，手用力一挥，尖声叫道，“不堪设想。”典狱长的脸色刹时变得异常苍白，他神经质地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啪啪响，结结巴巴地道：

“时……时间，重要的是赢得时间。”为了表示对时间的渴望，他把手腕抬到眼前，瞥了一下那块老式瑞士梅花表。与此同时，男青年也抹起袖子向手腕看去，然后哎呀一声：“糟糕，我又把表落在床上了。”“总有一天你会把眼睛也忘在卫生间的。”典狱长指着他的鼻子吼叫起来。突然，他想起什么，身子转向秘书：“可是，我们到底针对什么去准备，啊——呸你的，我成为你的秘书了。你居、居然……”姑娘意识到自己又犯了错误，赶忙害羞地捂住眼睛跳到墙角，她靠墙大叫：“检察大员要来啦。”

典狱长脸上现出非常古怪的神色，他向姑娘那里靠近几步，似乎有点不相信地问：“你说什么？”秘书加重语气重复：“检察——大员——要来了。”上司这下子听清楚了，但脑子里对这个短句一时还难以把握。也许，这个问题在他的狱政生涯还从未遇到过。检察大员来一座监狱有何公干？以前总是司法部官员下来视察、评估，偶尔也有些议员进来转悠一圈，可从来没见过什么检察大员——连这个职务到底是什么级别都闹不清楚。他在原地转了一圈，有点迷

惑地问道：“这种事很重要么？”秘书从墙角走出来，表情严峻地说：“刚才电话里已经告知，这在我们监狱史上都算得上一件大事。说得再严重——不，再明白一点，一个检察大员的权力大到可以生杀予夺，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法令规定了检察大员这种权力，但它在现实中早已形成了。权力，或者说影响力——他对每件事物的看法对任何部门的决策都具有致命的影响。现在你是否有些开窍？”典狱长仰起头飞快地思索着，好像一个要借助于指头才会计算的人那样，他的嘴念念有辞。此刻，目光又投到秘书身上：“你的提示对我有所帮助。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检察大员，他显然不会无缘无故到我的领地来。他的行动必然具有一个动机。那么，弄清这个动机就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检察大员的巡访可能就是为了累积材料，以便给予适当的荣誉——当然喽，也包括人事上的调整，所谓论功行赏；相反呢，假使我们工作上有一些纰漏、失误，说得可怕点，某些对立面诬告我们——这时候，大员莅临就不太美妙了；因为大员不是神，他也具有人类固有的弱点。不同的缘由使他观察问题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所以——”典狱长抓起一只玻璃杯喝了两口水，再把手往桌上一按：“弄清他的来由，我们才能行事。”

一直没有插上话的小伙子恢复了少许神气，他小心翼翼靠前一步，忧虑地道：“长官高见。不过，您刚才不是说到时间问题了吗？如果检察大员此时尚未动身，我们还得及待整以暇，通过关系去详细了解大员此行的目的，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摸清他的背景及个人嗜好、资历乃至家庭状况——但是，如果大员此刻已到了大门外呢，您所设想的一切不就面临技术上的困难吗？如果大员微服私访，跟我们连照面也不打，那就全抓瞎了。”“屁话，”典狱长粗鲁地叫道，“我们这里又不是什么夜总会，他有什么本事微服私访？你的智力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的相貌统一起来……”秘书敲着桌子制止：

“别把时间都花在斗嘴上了。我们为什么不赶紧召开会议。不管怎

样，总得形成对策。”典狱长似乎只能赞成这个建议了。他坐回自己的高背真皮椅上，调整了两下屁股，手指向秘书命令：“打开麦克风。”姑娘忙不迭地揿了一个按钮，电流接通了，麦克风的话筒被从茶几移到了典狱长的办公桌上。他伸手在话筒上拍了两下，对效果感到满意。然后才掏出一只哨子，鼓起腮帮对准话筒吹了起来。

事实上，在典狱长办公室被骂得狗血喷头的那个青年狱警的话真有道理。大约一个小时候，那个神秘人物就驾到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驾到”。检察大员骑在一匹威风凛凛、通体银白的高头大马上，看上去体格相当瘦小、单薄，两只脚都没法踩到马蹬。大员的穿着打扮也并不考究：一顶沾了不少灰尘的腥红色无檐帽、七成新的中式夹袄；为了御寒，裤腿用两条黑色带子裹束起来。六十出头的大员可能是长途跋涉的缘故，脸容显得疲惫，连拉紧缰绳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努力睁大眼睛，仔细辨认监狱大门左侧木牌上的字样，然后回过头来低低唤了一声：“娄儿，咱们是到了么？”娄儿看上去无疑是大员的随扈，几乎还是个孩子嘛，怎么样也不会超过十七岁。此刻，他正跨在自己那匹灰不溜秋的云南矮种马上东张西望，听到大员招呼才转过神来，赶忙驱马上前几步，肯定地道：

“大人，没错，这上面写着兰桥监狱哩。”随即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弄得眼泪都滚下来了。“精神点。”大员低声又不失威严地喝道，“你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快把下巴上的哈拉子擦掉。”叫娄儿的少年飞快地用衣袖在脸上抹了一把，把身子坐直了，挺马来到铁门前。他握紧拳头，用劲在门上捶了七八下，一连声乱叫：“开门、开门。”

铁门里头有人高声喝问：“什么人？”娄儿微微一笑，先是极低地说了声“你爷”，这才清清嗓子，故意把舌头卷起来回道：“京

城来的客人。怎么，要不要把证件扔进去检验一下？”里面的人可能被这番话给镇住了，立时换了一副口吻：“哎呀呀，真是有眼无珠——对不起，请稍候片刻，这就开门。”说完，一阵乱响，看样子是在卸门闩。随后，大门裂开了一条缝，极其沉重地向两边退去。等到完全敞开，娄儿退到了大员身后，并且顺手把拴在胸前的一只挎包移到背上。检察大员突然之间似乎换了一个人，他的眼神变得既傲慢又深不可测。虽然缰绳还是随随便便地搭在手里——这已经具有了某种纵横自如的意味；而且，胯下的坐骑已经不再是几分钟前那样与大员形成滑稽的对比，它转瞬已经下降成一种专为衬托大员威仪的道具。这时，门里的四五个守役已经一字排立正，手全部放在帽檐旁施礼——其中一位可能是新近招募的（要么是心情慌乱），他举的是左手。大员并不介意。他只是微微笑了一下，提了提缰绳，马便不紧不慢地向里面走去。

这座古老的监狱并没有急于向来客显现自己——随从又如是这般地敲开两重铁门。这样他们才算真正进入了监狱。大员在娄儿的帮助下费力地下了马，伸手揉了揉有些麻木的屁股，一时间对地面似乎不大适应，双脚只好来回错了几步。大员抬眼看去，一大片建筑杂乱无章地排列着。除了一幢“十”字形状的大楼外，其他建筑看上去都不高，却异常坚固——它们都是石头砌成的，从上到下的窗户被粗大的铁栅围住，而且还镶嵌着一块块不透明的玻璃；那幢十字大楼相形之下显得气派不凡，除了它的高度（至少有十几层），门前还有一个不规则的小型广场。眼下正有十几个宪兵在广场上练习格斗。

大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正准备示意娄儿随自己往前走时，突然发现左手一幢外表刚刚粉刷过的三层小楼里走出四五人。他们先在石阶上停留了一下，举目四处张望。其中有一位姑娘发现了大员。她赶忙示意自己的同伴，于是那群人把目光向大员这里扫来。

然后，几乎是不约而同，他们一齐撒腿，绕过门前的小花圃，啪嗒啪嗒地奔将过来。这个开场显然出乎大员所料，当时他的一只手仍然搭在自己的后臀，另一只手缩在袖子里。他的第一个动作是迅速把双手交叠在腹前，再转眼瞥了一下娄儿——这个小家伙已经垂手立到了大员身后，手里牵着的两匹坐骑同时扬起了脑袋。

不到一分钟，这群人就奔到大员跟前。然后，他们喘着气，举行了一个显然是预先设计好了的仪式：一齐把手举向天空；而且像魔术师那样每人手里都多了一束花儿——他们舞动花束，嘴里发出欢呼声。出于礼节的考虑，大员和娄儿也把手朝上伸了伸，嘴里含糊不清地应合了几下。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这时，一个和大员差不多高矮、体重却绝对超出一倍的中年人跨步上前握住了客人的手，还迅速把头低下去用鼻子碰了一下，响亮地问候道：“鄙人热烈欢迎阁下莅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接到通知……”检察大员矜持一笑，客气道：“哎哟，你们别把老夫当一个人物嘛，我最怵那种兴师动众的场面了。那么，你就是范典狱长喽？”典狱长脚跟用力一碰：“是，”然后又连连道，“尸位素餐，有辱重任。”大员哈哈一笑，开玩笑道：“那可不行。”又主动上前与另几个人握手，并且依次接收了献花。等这一套完成了，典狱长重又上前，一路斜着身子引领客人顺来路向会客室走去。

## 2

这样的相貌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额头异常狭窄，鼻梁从两眼之间就鼓凸起来——但这不是鼻子本身的缘故，而是双眼过于落低；下巴更让人惊异，简直就如同一把钩子，兀地向前伸



去，谁见了都会一个激灵向旁边跳开。除此之外，请注意他的手——当他摊开时，整个面积超出常人一倍，不，两倍——按通常说法，这样的人易于掌握命运。时间对这样的形象几乎是不发生效力的。刚才，他去空中花园呆了一会儿。所谓空中花园(浪漫而感伤的、早已有之的命名)，是典狱长走马上任时的一个说法。事实呢，它就在十字大楼的楼顶平台上。除了矢车菊、大丽花……各种不知名称的花草，还有几百株盆栽植物。他现在是一个园丁了。每天都要进入空中花园去莳弄一番。只是上上下下太费劲了。想想看，起居在三楼，顺着盘旋的楼梯挪到顶层，起码需要半小时——形象地说，老人的运行就是在搬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从三楼搬动到顶层，顺着摇晃的、狭窄的梯子钻到平台上去，这实在不太容易。但刽子手看上去似乎乐于如此。他从未在任何场合有过抱怨的表示。当然喽，也很少有人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十字大楼已经空置多年，一般会有人进来，更别说典狱长等高层官员了。每月一次，他去财务处领取薪水，其他时间基本上都限于大楼内部。饮食不用发愁，有两只电炉供其专用，食粮(米及面粉、青豆)、蔬菜(主要是腌肉和泡菜，入冬时已着手准备)基本上一年购置两到三次，不会再多了。这样，他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借助于一架陈旧的晶体管收音机来承担。从空中花园的边缘是可以望见都市的街道的，行人如蚁，大小车辆的轰鸣到达他的耳畔时已经非常微弱。他的听力还管用，但几乎从不瞥上一眼。有一阵子，他突然病了，盗汗，腿部无力，连喝水的气力都没有，而且还时常伴随噩梦，梦中的情形至今还困扰着他：很多只蝙蝠抓住他把他抬上了天空，越飞越高，路程看上去相当遥远。因为中途有好几次另一组蝙蝠赶来替换。他当时竟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天堂的差使竟是这种怪物。”梦并没有结束，简单地说，他并没有到达天堂。之后想起来，此次病况的出现来自一则谣言。某月中旬他去领饷，财务处一位声音如同动画鸭子的女

会计拨拉着算盘珠子对他说：“大爷，这下你要告老还乡喽。”他一怔，装着薪水的纸袋都忘记要插进怀里了——他的眼睛盯住了女会计，下巴向前伸了过去：“我死在这里。”会计嘎嘎大笑起来：

“来不及了，十字大楼马上要改成旅馆。监狱旅馆，听说过吧？人家外国人早这么干了——想想看，那是多大一笔进项啊，每年起码有……”刽子手猛地冲出门去，一路上脚步踉跄，脑子一片空白，回到房间后就栽倒在床上。后来终于知道了这是一桩无稽之谈。典狱长通过有线广播批驳道：“……这是别有用心的说法，监狱不是旅馆，永远不会成为旅馆。十字大楼是我们这座历史久远的监狱的心脏。”他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伸手在空中抓了一把，似乎要把典狱长这激越的声音永远保存下去。

当典狱长领着一班人马来叩响他的房门时，刽子手正被一泡尿憋得有些恼怒——事实上今天他已多次解溲了。但每次就那么几滴，回到房间不一会儿又抖索起来。千万不能随它去，不然的话就会弄脏他那条巨大的棉裤了。他打开门时，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习惯性地下巴向前送了一下。典狱长不自主往后一退，心里道：此人天生就是个行刑者啊。但他脸上仍然笑了笑，向刽子手寒暄：“辛苦辛苦，费大爷。”刽子手姓费，典狱长到来之前还特意找人打听了他的情况，这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现在的说法，他应该被称为前刽子手，或者花工，叫一声费先生也未尝不可。听到典狱长亲切的话语，刽子手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他本想把典狱长往房间里让，猛然间又觉得更不适当，自己的处所既狭小又寒酸简陋，显然无法传达自己对监狱最高官长的敬畏之意——而且，可能还会有些气味哩。典狱长这头呢，本来也想做出一副体恤的样子，进房间转一圈，然后说出来意，赶紧把事情办了就是。但刽子手似乎为了精心守护自己的小小的、有节制的秘密快乐，并没有侧开身子邀他们进屋。这样，几乎所有人脸上都出现了一种本来



不可能有的尴尬。好在这种尴尬并无大碍，稍纵即逝。但典狱长脑子里却在刹那间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质问：我怎么愈来愈不得体啦？确实如此，他竟然会在即将要发生的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之前的关键时刻率领下属来到一个几乎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刽子手的房间前，而且理由简直使人脸红。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其实这又是何秘书的主意。是她在紧急召开的特勤会议上提出来的。她认为在欢迎检察大员莅临时，每个人手里都必须拿着一束花儿向他挥舞，然后挨个儿献给大员。这个临时应急的又异常美妙的举动肯定能使大员舒服之极。典狱长把手在桌上拍了一下，孩子般的大笑着赞同了。接着他马上宣布散会，理由是自己必须亲自去空中花园一趟。一个本来非常礼仪性的措施被他心血来潮地放大了，似乎一束花朵就能有效、准确地洞察大员到来的秘密并且能使之化成巨大的惊喜。在刽子手弄清了典狱长到来的目的后，眼睛立时湿润起来。自从他最后一次绞死一名妇女以来，起码有三十年的时光对他来说意味着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又意味着他在通过漫长无聊的岁月渐渐地绞杀自己。想想看，要让一个取得杀人执照的资深职业者变成园丁是多么痛苦、晦暗的历程，而且是缓慢挣扎的历程。这一点，自然不是典狱长之辈能够理解的。刽子手的心灵被典狱长等人的不期而至迅速照亮起来，如同一只羞惭的乳房产生了哺育的欲望。于是，一群人几乎是簇拥着刽子手向空中花园攀登而去。虽然老人竭力想加快速度，但那只能使自己的动作更为别扭和沉重。奇怪的是，典狱长他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隆重的、很可能载入史册的仪式，只能跟在引领人后面缓缓上升。这时候，如果站在稍远的下方观察他们的背影是非常有趣的：他们的脚板在每一级台阶上都要停顿一下，简直是早期动画片里的一群生物；或者说，他们几乎越来越远离人类，弄不好就要进入寓言。典狱长的神圣的激情被花朵的隐喻笼罩起来。他的胖乎乎的、流着细汗的脸上浮泛出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这